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戰國策卷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萬四百子部

戰國策卷四

宋 鮑彪 注



齊

東有菑川東萊瑯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台信陽西有濟南平原

威王

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十四年癸卯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衛地

贅子死章子走

皆以名子之猶嬰子文子章匡

章

盼子謂齊王曰

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並齊將

不如易餘糧於

宋

易移與之

宋王

辟公

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固

信

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其償

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

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未嘗敗撓此言二子死蓋

九年
前也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此二十五年

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

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

名忌二十一年相明年封下邳號成侯

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

我我

田侯曰

何哉對曰

補二字

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

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

以軍法陳之於此

段干綸曰

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

且猶與

夫救邯鄲軍於其

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

兩國不戰故

故不如南攻襄陵以

敝魏

襄陵屬河東魏邑也攻之使魏困

邯鄲拔而承魏之敝

承言繼其後

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

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諸注止言魏地

齊記

有云二十六年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

和而舍

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

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

變其徽章

徽幟也以絳帛着於背章其別也

以雜秦軍候者言

齊之傾者

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

衍之字

間候者復言章子

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

而猶如

有司請曰言

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

廢謂罷之

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

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

元作拜

西藩之臣

按威王與秦獻公孝

公同時齊雖強而秦不弱此語未詳

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

子之母啓

其名母

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

棧為棚以立馬

吾使

衍者字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

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

未有教命

夫不

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

彪謂君父一也雖無

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

夫為人子而不欺死

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彪謂周哀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

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

不搖也豈以三
告而投杼乎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

親楚

齊王患之張丐曰

齊人疑即張丑

臣請令

魯中立

於兩國之間無所親踈

乃為齊見魯君

康公

魯君曰齊王

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

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

楚時未敗而云然蓋楚有

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

何故也魯君曰

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

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

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

材武

見選者

必殪

殪死也

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

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

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

今以全衆合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

此其為德也亦大矣

德敗者

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

敗者德之

魯君以為然乃退

師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閔

齊人

謂鄒忌

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

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

曲撓言師不直前而

敗

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

勝鄒忌以告公孫閼公孫閼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

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

天下

畏其威聲

欲為大事

反齊而王

亦吉否卜者出

田忌之人

因令人捕

捕取也

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齊記三十五年

有彪謂齊威賢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即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譴之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

昞徒結切日側也故有光艷意又疑作佚朝

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
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
公何能及君也旦日

旦明也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

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
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
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私猶親

妾之美我者

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

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

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

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

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

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

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

時而間進

進諫者
有暇隙

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

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坐朝廷之上四國朝

之不待兵也彪謂鄒忌嘗以詐走田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

宣王

威王子元年顯王二十七年己卯

南梁之難

魯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

韓氏請

救於齊田侯

猶土陳侯

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

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

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

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

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

愬告也

我因陰結韓之親而

晚承魏之敝

承繼其後也

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

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告者許之也

韓自以有齊

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

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齊記有為

兩章一為桓公臣思一為宣王孫子彪謂臣思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

不為也況朝韓魏乎

田忌為齊將

此二年召復位

係梁太子申禽龐涓

魏將孫子

膾也齊人

武之孫為田忌軍師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

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

罷疲同彼

謂齊齊軍已與魏戰

弱守於主

弱弱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缺

蓋齊險隘

主者循軼之途也

軼轍同車迹也言其險狹不得方軌適相循耳

鎡擊

摩車而相過

鎡牽同車軸端鍵也路狹車密故相擊相摩

使彼罷敝先弱

守於主必一而當十

得地利故

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

背太山

在太山博縣西北

左濟右天唐

蓋盼子所守所謂高唐屬平原

軍重

踵高宛

重輜重也後志高宛屬樂安

使輕車銳騎衝雍門

始皇紀注在高

陵

若是則齊君可正

正猶制治

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

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彪謂臚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

詭豈當語人以此乎忌不聽忌賢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

於齊

復猶返

杜赫曰臣請為留楚

為鄒留田於楚

謂楚王

威

曰

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

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

補

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

必以齊事楚

言此示不為
鄒忌遊說也

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

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

薦於王
使之仕

宣王不說晏首

齊人

貴而仕

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

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

因以晏首壅塞之

言其不
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
州事在楚威七年此十年

欲逐嬰

子於齊

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
封故曰嬰子猶盼子

嬰子恐張丑

齊人

謂楚

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

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不與盼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

弗補與史曰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

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

因弗逐楚記七年有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閩緡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

楚境燕策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惠王時為大公時

公未出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使

年也

魏處之趙謂李向

趙人

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

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

東猶

歛燕齊和成

為燕取地也

取齊地

故為君計者不如按

歛兵不戰

兵勿出齊必緩

趙之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

緩必復與燕戰戰

而勝兵罷敝

罷疲同

趙可取唐曲逆

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暇北顧趙

可以其間取中山也

戰而不勝命懸於趙

懸繫也

然則吾中立

吾

趙

而割窮齊與疲燕也

割割地

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

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

東有琅邪

徐州郡

西有清河

冀州郡

北有渤海

幽州郡

此所

謂四塞之國也

言四方皆有險固

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

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

疾如

錐矢

錐銳也

戰如雷電

其威大也

解如風雨

言疾也

即有軍役

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

屬齊郡

七萬

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

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

其民無不吹竽

似笙三十六篴

鼓瑟

似琴二十五絃

擊筑

以竹曲五絃之樂

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

劉向別錄威鞠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武士踰

即威也

臨淄之途車轂

元作聲

擊人肩摩連袂成幃

帳屬在旁

者舉袂成幕

袂袖也

揮汗成雨家敦而富

敦厚也

志高而

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

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補畏秦者以與

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

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

折猶敗以弱敵強雖勝猶為失半也

四

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

元作後

韓魏之所

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

魏之地

倍言二國在其後

至衛

元作

陽晉之道

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

陽晉張儀傳劫衛取陽晉注皆不地蓋衛地時屬魏也

徑亢父之險

屬東平

車不

得方軌

爾雅方舟併兩舟則此亦兩也軌車轍

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

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

驚貌

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

元作獨恫痛也言疑之甚集韻喝呵也

高躍而

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

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

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

元作固

願大王之少留計

留意計之

齊王曰寡人不敏

此敏謂猶明

今主君以趙王之教

詔之

詔告也

敬奉社稷以從

凡蘇張從橫之說本傳皆有此在說燕趙韓魏後

淳于髡

齊人見滑稽傳

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

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

比謂肩相次也言士難得千里有一猶為

並肩也

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

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

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

二草山生而沮

水也故求不可得孟子注
菹澤生草者水名出漢中

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罍

黍

地缺疑為負黍蓋此
與梁父皆東地也

梁父之陰

梁父在泰山
山北曰陰

則却

車而載耳

却却同言多
獲車重不前

夫物各有疇

耕治之田禾所
聚也故為類

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

也挹酌而

取火於燧也

夫燧
鑒也

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

元作為

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

天也東郭逡者

逡競同
狡兔名

海內之狡兔也

集韻狡猶
也疾也

韓

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

於後天免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

擅其功

擅者無與爭也

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

頓亦勞弊

敝其

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

休士

謝辭去之言不用也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

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驎

文毛色成文馬四足為驎

請

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

魏齊之與國也

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

夫伐與

國使仇敵制其餘敝

言楚將因齊兵勞而伐之

名醜而實危

伐與國醜

也而有楚伐之危

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

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

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

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

刺髡於王何益

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

設詞也

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

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

之寶於王何傷乎

元在
魏策

齊宣王見顏觸

集韻音觸引呂
春秋齊有顏觸

曰觸前觸亦曰王前

並使

之即
已

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

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

趨士

趨就
之

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

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

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

五十步而樵採者

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
壟其冢埒秦伐齊先徑魯故云

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
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
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

石鍾

一石百二十斤

萬石簏

鍾鼓之桴

天下之士皆為役處

役為之使

處在

其位

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

元作

求服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

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

五鄴為鄙郊外曰野亦所處也

監門閭里

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

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

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

得貴士之力也

言能貴士故德厚

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

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

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

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故

誅滅而寡得策貴士也

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

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

其實而

元作以

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

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

削地也

無德

而望其福者約

約窮也

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

言禍

辱隨之

故曰矜功不立

言徒有矜大好功之志而不為故功不立

虛願不

至

不求不為而欲得之虛願也物不自至

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

者也是以堯有九佐

九官也

舜有七友

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

不虛靈甫見陶

禹有五丞

楚辭八師三后外有益稷皋陶垂益

湯有三

淵明羣輔錄

輔

商書伊陟二相外有誼伯仲伯咎單豈此未詳

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

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

亟猶數

不愧下學

學於

臣下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

文王是也故曰無形

元並作刑

者形之君也

無形謂削約之未著者

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

衍人字

明學

明學學之明者言上見下通聖明之事

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

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

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

猶言非耶

孤寡者人之困賤下

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

以身下人

而尊貴士與夫

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

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

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

細人

王自稱

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

牛羊豕具

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皆美稱

顏觸辭去

為太牢

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

制裁斷之

非弗寶貴矣然大璞

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

達遂猶然

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晚言飢而食也其美比於食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

虞娛同樂也

制言者王也

言謂命令

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

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

行而

辭去君子

補二字

曰觸知足矣歸真

補

反璞則終身不辱

先生王斗

齊人

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

謁者

掌賓贊受事延引也

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

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

使待其至

寡人

請從

就之也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

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

王聞之過

不如所聞

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

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

此桓公雖

非田氏之先斗齊人也得稱為先

所好者五

補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天子授

元作受

籍

土地人民之籍猶賜履也

立為太伯

二伯之伯

今王有

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抎之

抎失也春

秋傳抎子辱矣

馬能有四馬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

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

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

元作是

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

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騶耳

字書不說騏驎

不載惟玉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機疏麒麟
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駮耳八駿之一 王

之補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

具矣世無毛嬙西施

莊小疏毛嬙越王嬖妾西施越女吳王姬

王宮已充

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

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

穀也

穀細
綈也

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

右便辟

便順其所好
辟避其所惡

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

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

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

治

彪謂王斗之義無所取出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為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

年而總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誼迂而不切獨所謂學穀者可知耳然不若魏年之言之慙而彪為序舍年而取斗為年之言出於斗也

齊人見田駢

齊處士

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

設者虛假之辭而

願為役

為駢給使

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

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

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

畢猶已言過於嫁已

矣
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

訾資同所資所養也
昭三年注四豆為區

自四以登至於釜十則鍾又桌氏
注四升為豆則鍾凡六斛四斗也

徒百人

徒從
車者

不宦

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謝之也

管燕

齊人

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

而辭也

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

連與連同
泣下也

曰悲

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

飽也

而君鶩鶩有餘食

鶩舒
鳧

下宮糒羅紈

下宮後宮下
列糒雜紈素

也

曳綺縠

綺文
縠

而士不得以為緣

緣衣
純

且財者君之

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

宣王子元年
顯王四十六年戊戌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

楚懷六年
此元年

移兵而攻

齊陳軫為齊王

衍使字史言軫為秦使
齊齊王問之為齊見陽

見昭陽再拜

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

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

也

問此外復
有貴者不

曰惟令尹耳

楚相

陳軫曰令尹貴矣主

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言可也楚有祠者

祠春祭

賜

其舍人

始皇紀注主廐內小史或曰侍從賓客者

卮酒

卮器也

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

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

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

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

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

言恃其強

欲攻

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

元作居

足矣官之上非可

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

言身死後

爵歸於國故史言爵奪

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楚記

同彪謂此策雖其指為齊亦持勝之善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

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

四縣許秦王

惠文

趙足

凡趙皆趙人

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

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

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

定封在此三年

楚王

懷

聞之大怒將伐齊齊

王有輟志

集韻輟止也

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

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

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

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

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

楚王曰善因不止

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也雖得薛不決裂於外猶齊地耳齊薛

為一如穰侯應侯之於

秦也何弱小乎其初哉

靖郭君

田嬰謚

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

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

所謂鼎鑊之誅

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

君曰客有於此

言此言外應復有

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

君曰亡

亡無同言無此也

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

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

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肆

則螻蟻得意

焉

螻蛄一曰螻蛄得意飫飽也

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

雄長

之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

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計其事之

凡也

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

言汝既說我則

不得自厭故以委之

今與靖郭君

以五官之計委之

靖郭君善齊貌辨

齊人

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

疵病也謂過失

門

人弗說士尉

齊人

以証靖郭君

証諫也

靖郭君不聽士尉

辭而去孟嘗君

嬰子

又竊以諫

竊猶私

靖郭君大怒曰

剗而類

集韻剗翦也以翦草為喻而汝也類族類

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

者

集韻慊
愜也

吾無辭為之

言有可滿貌辨之意雖家
族破滅猶為之不辭也

於

是舍之上舍

猶甲第

令長子御之

集韻御
侍也

旦暮進食數

年宣

元作威
下同

王薨閔

元作宣
下同

王立

嬰之封薛在閔王
初下言之薛則此

不得言宣
王立也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

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

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

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

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

元作
子曰

靖郭君

之所聽愛夫

愛而聽用其言

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

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

順豕視

過謂豐順過人豕多反視

若是者信反

始信後反

不若廢太子

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

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

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

薛於先王

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指封之

雖惡於後王吾

獨謂先王何

言無以告於先王

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

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

長出

氣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

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

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

先時所賜

閔王自迎靖

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

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

強猶固

不得三日而聽

王聽其辭

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

人非之不為沮

集韻沮止也

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

以外生為外

物無所愛也

樂患趣難者也

彪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辨之為人多庇論其

迹也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知己者死此辨所以不求生與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

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

梁六國之遞甚也

遞言其更相伐

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

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

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

罷疲同

而兩歸其國於秦

兩彼我也

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

以割肉喻其相伐

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

煇也

秦曾不出薪

喻秦無所事

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

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

欲反之

反古

主必死辱

死於辱

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

嘗乾

戰死者多也

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䟽也齊

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

絳屬

河東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

補

而東攻齊

舉齊屬之海

舉言得其地

南面而孤楚韓梁

三國在秦之南孤謂稱孤

以臣

北向而孤燕趙

絕句

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

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
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
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
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
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秦惠後七年韓趙魏
燕齊共攻秦此六年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

儀復
相時

齊王曰韓吾與國

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

之子噲

燕王

與子之國

之燕相

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

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

我我齊

王曰善乃

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燕噲七年

此十年

張儀為秦連橫

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此當秦十

四年此說

補

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十三年

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比相親周相比也與論語意異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戰勝齊史傳不書時魯故在有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亡形耳

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

上

史不書說文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沽山大通谷入河南漳出南郡

再戰

而再勝

絕句

秦戰於番吾之下

不書蘇秦傳注常山有蒲吾

再戰而

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

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

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

儀說懷王亦云然

韓獻宜陽魏效河

外趙入朝黽池

屬弘農

割河間以事秦

據此則說趙當在齊前

大

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

悉悉起其

兵河關屬金城史作清河是也

指博關

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為博

關今按泰山有博亦近齊也

臨菑即墨

屬膠東國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

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

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

今大客

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

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

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三百里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

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

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

任之故齊以此責秦

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

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

言有兵

然後王可以

多割地

割諸侯地

今齊王甚憎

行張字

儀儀之所在必舉兵

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

連謂不解

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

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

所不備今必出以賂秦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

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

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

之齊齊楚之事已畢

事使

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

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

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

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

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

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

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

疲音勞
師故

而伐與國廣鄰敵以

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

乃止

儀傳有彪謂此計之必售策之必行者也儀之所說於時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為者若

譽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皆可鄙也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與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

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

而不勝張儀謂

梁王

哀

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

魏九年此十四年

儀

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

敗其橫事謂衛君

嗣曰

儀時

過行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值適君必

衛解行

解說行於儀使之釋怨

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

於衛君之前

三人合坐

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

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行也

吾讎

行嘗與齊戰故

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鬻吾國矣遂不

聽

彪謂此一時爰乎殆哉一言一動盡為機穽豈可與同羣哉此在行術中而不悟是以知儀之踈也

故其智暗於秦其辯屈於軫而此謀敗於行也

楚王死

懷

太子在齊質

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名橫是為頃襄王按史楚三十年

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項襄王立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駁

蘇子

元作秦下並同秦死至是二十

年矣此非代則厲也

謂薛公

田文

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

東國

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國之東其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

薛公曰不可我留

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

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

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

齊嘗與秦

韓魏敗楚三國謂此重立

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

此著書者

叙說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

並新王

亟入下東國可以益

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
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
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
以使蘇子此二子字因舊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
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補太子
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
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義之名薛公曰善
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

楚得成

得猶與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為得成

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

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

此七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著書者叙說

謂楚王

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為項襄則項襄即太子也以為新立王則項襄外無它王未詳

曰齊欲

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

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

倍多於前而

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

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

何請告太子其故

請告蘇子辭也告以楚獻地之故

使太子謁之君

君薛公也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

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

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

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

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

齊

延長行也故有饒益意

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

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

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

子權王也

權者輕重所在

故臣能去太子

使人去齊

太子去齊無

辭必不倍於王也

多割

王因馳強齊而為交

往馳

齊辭

齊之說

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

曰請以國因

因蘇子交齊

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

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

割斷齊也猶制

以空名市者太

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

功謂入地

楚交

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

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

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

便楚也

太子去楚之便也

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

迹也

沒其便楚之迹

今勸太子去

補

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

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

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

子者蘇子也秦王而代立楚太子者

代太子立為王

又蘇子

也割地因約者

因為之約齊

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

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

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

貞君

封以美名非邑

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

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

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

言如

之者少

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

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

與於猶

今

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

此亦非薛

公之意恐楚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難齊哉故彪於楚策謂蘇子以此策干薛公不見用世猶載其語也

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

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按此則懷王死

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略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

言其親幸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

乃獻七珥

珥也所以充耳

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

為夫人

孟嘗君將入秦

傳言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

止者千數而弗聽蘇

代

元作秦今並從傳

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

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

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

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

淄水出泰山萊蕪原

有土偶人

偶相人也比土

之與桃梗

集韻梗略也荒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中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

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茶與鬱壘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歲置門上

辟鬼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

為人

挺拔也拔於土中

至歲八月降雨下

降大雨自上下也異於飄洒淄

水至則汝殘矣

殘敗壞也

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

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

雨下溜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

如往也

知其所在

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

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傳有

孟嘗君在薛

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

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

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

補

令人體貌

有禮容也

而郊迎之

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

且言

死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

以使事悉報齊王

王曰何

見於荆對曰荆甚固

言其不通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

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

詩注祭有清德之宮

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禧

集韻痛也

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

之顛蹶之請

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功顛倒蹶僵也言其請救之遽

望拜

之謁

望而拜之言謁之恭

雖得則薄矣

言它人請謁雖有得不如髡之厚

善說

者陳其勢言其方

方大人略也

人之急也

言應之疾

若自在隘窘

之中

隘險也

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

齊人

以四馬百人之食

言饗之厚

遇之甚懽

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

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

言事之厚彼不害我

董之繁菁

齊人

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

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

賢有容之稱高祖曰為其母不長者

以吾毀

之也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

元作持

言也

彪謂君子所以報知

我者亦多術矣豈必毀之而後為為之哉此其說有似侯嬴而不及嬴非正誼也

孟嘗君讌坐

讌合語也

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

者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

訾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者

有侵

君者

侵陵之侵

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

湔滅同集韻水激也

田賸曰

車軼之所能至

軼轍也

請掩足下之短

行者字

誦足下之

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

有言欲得之

如使

而弗及也

若有使之如恐弗及

滕

元作勝

臀

元作臀字書無之亦可作股齊人

曰

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

應卒

與猝同

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

二人文侯師友

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求以此為孟嘗所取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

夫人姬媵之通稱非其配也與下十

妃同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

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

也其錯之

錯措同也

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

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

君

嗣君

與文布衣交

言交於未貴時

請具車馬皮幣

皮羔狐之屬宗伯孤

執皮帛

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

補三字

遊於衛甚重齊

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

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

欺者已不肖而且孟嘗言其賢也

且

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

殺馬軟其血又壓羊殺之以盟使諭者如此

盟

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

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

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

不肖也

言或以此人為不肖

輒以頸血湔足下衿

交衽也

衛君乃

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

言可與語

善為事矣轉禍為

功

彪謂周衰禮義消亡以若孟嘗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也以若舍人者為能強爭強則

強矣然亦非
義之強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

齊人仲連

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木

言自置木上

據水則不若魚鼈

據猶處下衍處字

厯

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

衍之字

奮三尺之劍一

軍不能當

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

使曹沫釋其

三尺之劍而操鉞耨與農人居隴畝之中

隴田埧

則不

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

之猶於

堯亦有所不

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

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

言黨友以此士見

而來害相報者

棄逐者必之它國自彼來而害我報

棄逐不屑與處

其棄逐

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

言後人視此為戒

孟嘗君曰

之怨

善乃弗逐

彪謂仲連立言士也言必有中

孟嘗君出行國

按行之行兼相它國故

至楚獻象牀

象齒為牀

郢之登

徒

楚官也好色賊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直使送之

直猶當

不欲行見孟嘗

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

直千金傷此若髮漂

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

賣妻子不足償之

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劔願得獻之公孫戊

補

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

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

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

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

才出萬人曰桀英十人曰桀

皆以國

事累君

累猶譏諉之以事所以累之

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

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君

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閨

特立之戶

上國
下方

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

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

一

重言三喜
外復有此

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

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

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

輸亦
送也

郢之登徒不欲行許

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

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

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彪謂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
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

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摧折之後孰敢輕以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

史作驩並
況袁切

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

君

屬囑
同

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

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

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草不精也
具饌具

居有頃倚柱彈其

劍歌曰長鋏歸來乎

鋏劍把也欲
與劍俱去

食無魚左右以告

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

之駕比門下之車客

乘車之客

於是乘其車揭其劔

集韻揭舉

也擔也

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待我以客

後有頃復彈其劔

缺歌曰長缺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

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

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

君出記

記疏也

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

計會會總合也

能為文

收責於薛者乎

責債同集韻通財也

馮煖署曰能

署書也

孟嘗君

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缺歸來者也孟嘗

君笑曰客果有能也

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

吾負之未嘗見也

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

是謂國事

憤於憂

憤貴同憤亂也以憂思昏

亂

而性惇愚

惇當作惇集韻弱也

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

得罪於煖自我啓之

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

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

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力判其旁

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

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

赴

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

矯命

汲黯傳注矯託也託言孟嘗之

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祝孟嘗也

長驅到齊

行不留也

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

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

孟嘗問也

馮煖

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

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

陳猶列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

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

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拊猶摩也

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

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

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休息也

後暮年齊

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

元作止

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

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

元作今

得免其死耳今有一

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

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

元作惠

王昭曰齊放

其大臣孟嘗君

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爾

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

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
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
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
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

本周官此
齊大臣也

賚黃金千斤文車二駟

文彩
繪也

服劔一

王所
自佩

者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

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
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集韻統
攝理也

馮煖誠孟嘗君曰

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

前自靖郭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

宗廟非一王也

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

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

介獨也獨則不衆故

為微細之詞一說喻草芥也

馮煖之計也

孟嘗傳有彪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者

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煖之市義賢矣而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寤也以煖之賢而不能自擢於衆况不賢者乎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

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薛與

此譚拾子

齊人

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

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

拾子借以殺之為愜

乎

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

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

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

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

夕憎之也求存故往

所求者存故往趨之

亡故去願君勿怨孟

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

牒札也書所怨人

削去之不敢以為

言

馮驩傳略同以此策及驪傳攷之蓋反而後謝病也

蘇子

元作秦史作代是

自燕之齊

此三十

見於章華南門

史作東門

注齊都賦注少城北門不知是一門非也

齊王曰嘻

集韻有所多大之聲

子之來也

秦使魏冉致帝

致帝號於齊

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間臣

也卒

與粹同

而患之所從往者微

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來異也今未著故

言

今不聽是恨秦也

違秦秦恨之

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

聽之以為

元作卒

秦

為猶善

勿庸稱也

庸用也

以為天下秦

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

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

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

行其字

於

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齊記三十六年有彪謂此策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忠蘇張之

巨擘也

蘇子

元作秦

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

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下愛齊乎且

愛秦乎王曰愛齊則憎秦兩帝立亦問約伐趙孰與

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利

補此五字

對曰夫約然

然其伐宋之約

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

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

就天下倍約儼秦

倍背同儼儼同集韻棄也

勿使爭重而王以其

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

汝南潁川皆有

有淮北

淮水之北

淮出平氏桐栢

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

莊十八注濟水之西

則趙之河

東危

趙河之東非郡也

有陰平陸

陰屬南陽後志東平國東平陸

則梁門不

啓

大梁之門

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

貳不與秦合也秦約伐趙而此

伐宋

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

刑猶威也言畏威而服

天下不

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

非實敬之

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齊記

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決欲償之非一日之談為二章可也

蘇子

元作秦

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為天

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

為約以結與國而代人人必怨之又為之主眾所不與也

故夫後起者藉也

藉言有所資權是也

而遠怨者時也

得其時也人怨

之則雖欲乘時不能也

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

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

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

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

率帥

同猶長也

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

倍背同

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

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

二劔吳王使干將作干將
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劔
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劔矣

劔利傷也 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

不銛集韻利也而劔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驛遽也言其

警急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

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邲於魏邲同魏

王身被甲底劔底砥同礪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驚亂馳也

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

墮中年之郭

中年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

衛非強於趙也譬

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

趙敬侯四年築

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我剛平

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

州西

州屬河內

出梁門軍舍林中

魏記注宛有林鄉

馬飲於大河

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

屬河東

燒棘蒲

元作溝下同敬侯六

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南蒲蒲坂也謂此

墜黃城

八年拔魏

黃城陳留外黃是

故剛平之殘也中年之墮也黃城之墜也

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

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

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

罷疲同音下同
樂與衆為怨

事敗而

好鞠之

鞠窮也
言遂事

兵弱而憎下人

行也
字

地狹而好敵大

事敗而好長詐

長益
之

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

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

從
謂

後

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

不以兵為
人挫強敵

如此

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

魏伐

衍秦
字

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

言
得

地等耳

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

怨也

是楚懷二十六年此二十一年

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

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

未詳此

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

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

意也

欲為人王

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

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

不義雖可

伐亦不可輕

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

人與則是之多

元作事

以

衆強敵

元作適

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

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

攘猶取

霸王不

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

元作僅下同

靜而寡信諸侯

信猶恃也

莒蔡是矣

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

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

元作櫛禍

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

矯揉箭箝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蠹猶蝕

小國道此

道猶行

則不祠而福

矣不貸而見足矣

貸音貢從人求物也

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

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

為天下先

行強宇

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

諸侯從之

而

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

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

東萊故萊子國陳

蔡好詐莒恃越而滅

莒蔡皆恃遠忽近故亡

蔡恃晉而亡此皆

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

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

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

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

滅

與猶恃也言與國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

有能

元作而

案兵而後起寄

怨而誅不直

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

微用兵而寄於義

猶假也則

亡天下可跼足而湏也

跼不伸也

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

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

質質子

不趨而疾衆事

而不反

衆事猶共事

交割而不相憎

交言彼此割地

俱強而加以

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

齊戰於桓之曲

家語所謂桓山蓋在齊魯之間

燕不勝十萬之衆盡

胡人襲燕樓煩數縣

樓煩屬鴈門

取其牛馬

此蓋之噲敗時

夫胡

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

甚於相趨者何也

衍何字

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

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可使趨我

而為我役

故明主察相

相之明察者

誠欲以霸王

衍也字

為志則

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

有害於國

而都縣之費也

隱元

年注邑有宗廟之主曰都周制二千五百家為縣

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

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

士衆所聚有市井焉

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

轅輶也

殺

牛而觴士

觴實曰觴蓋以飲之

則是路君之道也

路疑作露言國中所有悉

出於外又疑作路言財用窘於道路

中人禱祀

國中之人為行者祈

君翳釀

翳華

蓋也故有隱義言釀於中以待飲至

通都小縣置社

戮不用命者

有市之邑

莫不正事而奉王

事謂財賦警備之事

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

之明日尸死扶傷

尸未殮也

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

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

夷亦

傷共供同

完者內酺而華樂

酺大飲也華猶奢

故其費與死傷者

鈞

與均同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

出矛戟折

矛酋矛也
兵車所建

鏃鉉絕

鏃刀

傷弩破車罷馬亡

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

宮如父子異宮
之宮古者寓兵

於農故私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

廝析薪
養馬者

十

家出之

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

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

襜衣蔽前者襜蔽疊言
也言士作苦衣易敝故

亟治

舉衝櫓

衝陷陣車
正作輦

家雜總

全家
併作

身窟穴中

謂地
道

罷於刀金

兵器也

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

拔城者

數數
月

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

斷音短
截也

故

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

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

趙襄子

此用兵之

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

先戰攻而滅二子之

補患也

患在滅二子

昔者中山悉起

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

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

比勝

比相次

此用兵之上節也

節猶等

然而國遂亡君臣

於齊者

此二十九年書
佐趙滅中山

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

各嗇

也

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

補

今世之

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

終謂
窮兵

而守不可拔

守城期
於不拔

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得所稱為善
者保恃之

則非國之

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

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

外無居人
故暴露

夫士死於外民

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

的即

鵠也所
謂侯中

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

便謂巧審
弓得便巧

乃中者則善

人善之

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

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

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人如的者人

所惡也

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

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

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

素猶常也言兵

常用雖強必弱

則察相不事

不從事於此

彼明君察相者

則五兵不動

五戎注刀劒矛戟矢

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

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

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

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

曠闊也日雖闊遠其利不窮

故曰兵

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

師旅也言不用師

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

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

雖

有闔閭吳起之將

闔閭將孫武也此以君臣互言之

禽之戶內千丈

之城拔之尊俎之間

俎肉在豆上

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

上

鄭玄注記衽卧席也

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

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

不乏諸侯可同

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

言其

功德之崇雖名利若此猶不足稱也

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

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

圖我之謀不成

則其國無宿

憂也

言無一夕之憂

何以知其然也

補

佚治在我勞亂在天

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

趨言往應之

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

元作

矣昔者魏王

惠

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

補

其強

而拔邯鄲

十八年

西圍定陽

屬上黨

又從十二諸侯朝天

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

此孝公也此史
秦人故尊稱之

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

堞城上
女牆

為戰具競

元作
竟

為

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

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

與必衆

人與
之

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

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

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

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箠使也

箠馬策

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

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

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

使天下從

則王業見矣大王不

如先行王服

王者服飾

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

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

以丹帛為柱衣

建九旂

旗旒

從七星

之旗

鳥隼為旗又繪星焉

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

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

魏王大恐跣行

跣足親地也

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

過信為次

往服齊也

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

之外

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與

而不以德魏王故

衍曰

衛

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

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

外已

補

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

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彪謂此策輾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

聖雖鍾等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齊負郭之民

負猶背

有孤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

斲斬

也檀衢蓋
齊市名

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

公孫家子
猶宗室云

直言

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

田完之裔為景公將
去此時速甚蓋誤其

名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

樂毅魏樂

將而擊之齊使向子

及下達子
史不書

將而應之

後起

齊軍破向子以興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

燕戰求所以賞

元作
償

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

此四
十年

淖齒數之曰夫千乘

青州
郡

博昌之間

屬千
乘

方數

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

二縣
屬泰

山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

闕門

觀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

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
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
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

莒中

太子

名法章是為襄王

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

園

漑灌

君王后太史后氏女

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后故曰君王后也

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

兵給騎劫

給欺也劫燕將代樂毅者毅傳言單設詐誑燕軍

遂以復齊

襄王五年

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

時立五年矣迎而立之齊耳

襄王即

位立

補

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

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

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責其親王

不如我之親女

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

行閔字

王

欲與我誅者袒右

右肩

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刺而殺之

襄王

閔王子元年
慎靚王三十三年戊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

史亦
不名

攻下聊城

屬東郡高紀
注在平原

人或

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

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

補

書約之矢

經束
書於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倍背
同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惠王

非忠也殺身亡聊

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

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

賤此其一時也

此釋上不再計故史云時不再至

願公之詳計而無

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史云齊之南陽然則此荊州郡時屬齊

魏攻平

陸齊無南面之心

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此二縣故不南面與爭

以為

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

秦人下兵

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

魏不敢東面

不攻齊也

橫秦之勢

合

齊善秦為橫

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

謂平陸斷亦棄

也

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

言其皆退

燕救不至

不救

聊城

齊無天下之規

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

與聊城共據

暮年之敝

據相持也

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不能勝齊

齊必決

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

過猶失

上

下迷惑栗腹

燕將

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

圍於趙壤削主因為天下戮

按燕王喜四年趙孝成十五年廉頗圍破燕殺

栗腹在齊楚襄燕惠聊城事二十八年以為公聞之此時則自騎劫敗死外不書它將及趙國也

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旣多民心

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

距拒同捍也

朞

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

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為

城以牒為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

食人炊骨士無反北

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

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

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

攘言推臂前也

功業可

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辯說之士

資以籍口

矯國革俗於天下

矯革言變其國俗

功名可立也意者

亦捐燕棄世

捐亦棄

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

衛

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

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

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

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

遺忘也

而不能死怯也束

縛桎梏

桎足械梏手械

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

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

抑按也人所按故為困

幽囚而不出慙

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

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

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

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

不生

出計所出也

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

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

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

侯

此霸者之事欲興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言此

曹子以一劒之任劫

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

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

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恚恨也而成終身

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

名與天壤相敝也言天地敝此名乃敝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

命矣因罷兵到羈元作到讀而去羈弓衣倒示無弓故解齊國之

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傳有彪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

泰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為後人傳錄之謬至於
此章引粟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
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
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太史
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
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廿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
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粟腹事云去長平
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䟽矣
故備論之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

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

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為庸人疑之至

是始有狀可信也

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

人疑單也

齊國之衆皆

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

菑溜同

有

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

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

恐單

先發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

齊人

襄王呼而問之曰

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

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

稱猶副

單有是

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

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

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

者收穀之

穀猶養

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

行舉字

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彪謂單之取疑所謂威震

主者與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閭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君子人矣為是言也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

貂勃

齊人

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

不欲正言其毀

貂勃曰跖之狗吠堯

跖柳下季之弟盜跖

非貴跖而賤

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

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

元作由

將攫

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

攫持腓脛也

若乃得去不肖者

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

聞命明日任之於王

白王使任用之

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

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項

使將軍

渾齒也

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

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

曰貂勃可

欲去單之助

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

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

者豈不以據勢也哉

言勃據單勢

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

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

謂反畔

內收百

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

振舉救也

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天下之賢士

懷翟與士

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

諸侯之人

其志

欲有為也

為不善

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

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

肉袒露肢體示欲受刑

退而請死罪

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

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

酣酒樂

王

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

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

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
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

開也

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
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

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

城陽

兗州國昌

其縣也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

惴惴憂懼也

三里之城

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

主兵之官謂騎劫

而反千里

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

不通王而自王

城陽天下

城陽與天下之人

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

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

木閣閣道皆以通險

而迎王與

后於城陽山中

元作中山

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

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

補

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

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

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夜一作劇屬淄川又東萊

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掖不全或不夜省不

田單將

為大將

攻狄

攻北胡

往見魯仲子

連也

仲子曰將軍攻

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

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

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

若箕

箕簣器

修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

壘軍壁也言大不能

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枯言無人物

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

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

織蕢

蕢草器

立則杖插

插鉞同刺土器

為士卒倡曰

倡導也

可往

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

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

歸於何黨

矣

黨猶鄉也言無所歸

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

之氣聞若言

若如此也

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

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色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

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昭十二年注澠水出臨淄縣入時水

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

矣明日乃厲氣循城

厲激昂也

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

之

枹擊鼓杖

狄人乃下

孟嘗君為從

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襄二十三年天下合從此八年

公孫弘

齊人

謂孟嘗君曰君不如

元作以

使人先觀秦王

昭

意者

設疑

之辭

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

為秦臣

奚暇從以

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

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

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

使弘愧

公孫弘見昭王曰薛

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

人地數千里猶

元作由下同

未敢以有難也

為人難

今孟嘗

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

曰孟嘗君好人

人賢

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

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

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

而治可為管商之師

管仲商鞅

說義聽行

所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

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

退而自刎

集韻刎斷也

必以其血滲其衣如臣者十人昭

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

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

以已之志曉告孟嘗

公孫

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

著書者美其不可侵辱

昭王大

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

矣

足猶能處謂公孫所陳亦士之一槩爾自曹沫劫桓公辯說士莫不以藉口彼蓋未學禮也夾谷之

會孔子詔之士付之有司耳矣豈厓柴若世之獬狗然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乎此說客之所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

補

也雍門子

補子字此士以所居

為養椒亦

養猶公養之養椒姓亦名雍門子之所養

陽得子養

此下脫所養人

飲

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

並未詳

今君之家富於二公

雍門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

游猶友也言不

盡於交游之道

君曰

文不得是二人故也

椒亦等

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

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

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

縞鮮色縐也紵縠屬細者

食梁

肉

梁米名本草注青梁粟類

豈有毛膚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

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

襄王子元年

赧王五十一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

此五年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

其交親

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

齊不聽蘇子

元作秦

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

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

元作燕

之計過矣

且趙之於齊楚

元作燕齊

隱蔽也

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趙存則二

國得以自隱而有蔽障

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

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

務趣也

宜若奉漏

甕沃焦釜

喻救之急

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

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

過矣

齊記有云周子謂最是也此最時三十餘年矣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之

西趙魏不伐

不從秦伐周韓

周韓為割

割地與趙魏

韓却周害也

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韓則韓兵必却而周有秦害

及韓却周害

元作割

之後

補

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

秦以其不應已又無周韓之捍秦伐必及

今齊

應

補

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

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

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

令就令也入言應之果

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

補

於天下乎

此言趙魏近秦畏之不得不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也

國子

齊大夫

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

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

皆趙地缺

公子無忌

魏信陵君

為天

下循便計

循行順也

殺晉鄙

魏將

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

魏安

釐二十二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鄙兵符殺之將進兵秦軍解去

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

齊與魏親初雖佐秦今魏救趙亦同救也

安邑者魏之柱國也

言其於國如室有柱

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

行欲

字

與秦壤界

壤土界境也言其地相接

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

陽伐楚取鄢郢矣覆

元作福

三國之軍

元作君

兼二周之

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

且猶幾

今又刳趙魏䟽

中國

䟽言離其友

封衛之東野

封割也東野猶東地

兼魏之河內絕

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

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

逆秦

逆謂拒之

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

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

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

補趙

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

惠太后孝威太后

書未發威后問使者

曰歲亦無恙耶

恙憂也

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

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

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

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

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

鍾離屬九江

無恙耶是其為人也

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

是助王養其民者

補

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言不得在位成其職

業

業陽子

諸書業陽皆不地范
唯傳注華二作業

無恙乎是其為人哀

鰥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

息生

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

環瑱

集韻撤去
也通作徹

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

於孝情者也

情猶誠

胡為至今不朝也

命婦則朝

此二士弗

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

於陵屬濟

南皆以所居為號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距是七八十年矣

尚存乎是其為人也

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

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彪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

此數士不能察至使鄰國老女子愧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庸

同均直也

太史敷女

敷音躍

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

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

臣之出亡者

相聚

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

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
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
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
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行一四字四十

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

元作始皇按后卒於莊襄之時不建始皇也

嘗遣

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

兩環相貫

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

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
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

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

牘書版也

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

詳其指蓋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

君

王后死後后勝

疑即后之族

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

入秦皆為變辭

變故之辭蓋使者還以恐動王也

勸王朝秦不脩攻

戰之備

彪謂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疚利不能回其斯

乎人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

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

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

元作

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

衍可字

為謀

又疑可為謀本

注字

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

元作百下同

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

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

可以入矣

臨晉屬左馮翊

鄆郢大夫不欲為秦

不屬之也

而在城

南下者百數

齊城

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

即武關可以入矣

始皇紀注武關秦南關在析西弘農東

如此則齊威

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

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

乃西

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

齊客之入

秦者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

蓋偽許之

齊王不聽即

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

共屬河內

餓

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佳建共者客耶

客謂

陳馳自秦稱之曰客彪謂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

正心誠意

為先乎

凡五十九章

戰國策卷四

謹案卷四第三頁後一行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刊本投訛步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靈甫刊本甫訛補又見陶淵明
羣輔錄刊本羣輔錄訛作四八臣並據陶潛羣
輔錄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而汝也刊本也訛白據高誘
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六行此在衍術中而不悟刊本衍

訛儀據吳師道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故彪於楚策刊本策訛宋據
吳師道本改

第三十九頁前七行悉來合券刊本合訛合據高
誘及吳師道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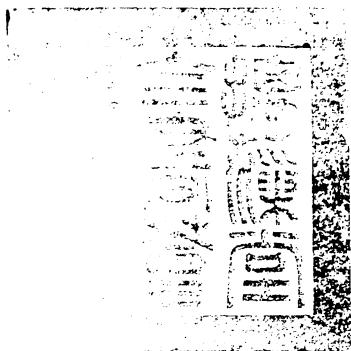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八頁前一行殆為後人傳錄之謬刊本殆
訛得據吳師道本改

第五十八頁前三行入按燕昭二十八年刊本昭訛

兵據吳師道本改

第六十八頁前一行距是七八十年矣刊本距訛
路據吳師道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膳錄監生臣朱紱